

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纸上万物浮现如初 / 王芸著. -- 南昌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23.2  
ISBN 978-7-5500-4766-2

I. ①纸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22) 第152078号

## 纸上万物浮现如初

王芸 著

---

出版人	陈波
责任编辑	胡青松 杨洁
书籍装帧	黄敏俊
制作	何丹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址	南昌市红谷滩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一期A座20楼
邮编	330038
经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	湖北金港彩印有限公司
开本	889mm×1194mm 1/32 印张 9.875
版次	2023年2月第1版
印次	2023年2月第1次印刷
字数	160千字
书号	ISBN 978-7-5500-4766-2
定价	48.00元

---

赣版权登字: 05-2022-150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址 <http://www.bhzw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## 目录

### 辑一

纸上万物浮现如初 / 002

看这台上春色如许 / 012

笔下，微云起泰山 / 026

### 辑二

雄影如刻 / 056

瓷上宝石 / 071

与莲俱老 / 096

### 辑三

海昏迷色 / 108

冬月看戏 / 119

燕翼围的表情 / 127

余响 / 131



木质的村庄 / 138

在凝定与流动之间 / 143

盏上与灯下 / 149

#### 辑四

在时间的长河，彼此供养 / 156

万寿宫：来自故乡的深情护佑 / 168

一脉清音越山川 / 175

大雅扶轮 千年后万 / 189

梅关十里雪香来 / 200

#### 辑五

观雉记 / 208

有一种美由来已久 / 248



## 纸上万物浮现如初

庚子暮秋，万物未及萧瑟，坐火车去瑞昌。窗外，黄绿间杂的赣北田野在阳光下，显得弹性十足。那时我还不知，在疾驰中难以洞察的万物的细节，将经由一柄剪刀、一张薄纸显现。

剪刀像微张的鸟喙，含住一线薄纸，小心翼翼地挺进，咬合游走间，一再地剔除，剔除……最终，重建经由摧毁确立。

万物在纸面浮凸而出。那些曲致的花草仿佛还带着被风吹拂的姿态、个个鲜明的气味，贪心的蜂蝶在花蕊间流连，粉翅、触须微颤，光脚丫的孩童稚拙地挥动着一根树枝或者莲蓬，不安分的手指伸向瓜果藤蔓，一片叶子蜷曲自身，与舒张的花朵呼应，咧嘴石榴袒露出腹中的隐秘，满树晃动的猴影，小狐狸衔一朵丰腴的花，兔子支棱着耳朵匍匐在地，倒悬展翅的蝙蝠，仰颈的鹿，长喙鹭鸶叫着欲逃奔而去的虾，爪间还牵引着活泼甩尾的鱼，狮子追逐的绣球滚出缭乱的轨迹，老虎变异为单首双身的模样，翔舞云端的龙和风降落在花阴碎枝间，小小的仙人手执弯刀采摘花果……它们，亦虚亦实的万物，还有历朝历代古书描摹或虚构的人物幻象，经由如喙的剪刀，赋予一张薄纸空镂、残缺、疏密勾连，从而获得参差活泼又踏实的生命形态。

它们，任性地组合在一张薄纸有限的空间内，有时候根本无视生活的常识与逻辑，却纵容了一颗心奔腾的自由与自在。

其实是踏险之旅——剪刀接受手指的指挥，手指接受心的指引，

坚硬的剪刀与手指在遇合的瞬间，获得与心感应的机巧灵动。那一刻，执剪者静心沉浸，观者屏息讷言。一递一收，一紧一缓，一转一还，都决定了生命的确立还是毁败。那一刻，执剪者是创生万物的王。

坐在我眼前的执剪者，年轻女子雷丽娟，是瑞昌剪纸的省级非遗传承人。她的师傅构成一个队列，刘诗英、王木莲、陈仙花……“一刀剪”的技艺更多来自她的姑奶奶王木莲，一个执剪大半生、技艺娴熟到可以随走随剪的老人，传奇般的存在，却在晚年放下了剪刀，不再轻易伤害一片薄纸。拿起时容易，放下时艰难。这一转念中，不知积淀了多少悲喜交集的遭际。

据说在最艰难年月，乡间缺衣少食，王木莲却靠一柄剪刀，养活了家中一群儿女，将日子过得一点儿不局促。在瑞昌乡下，与日常时序紧密缠绕的乡俗礼仪，人间避不开的生死大事，都需要剪纸的装点与助兴。四野八乡来求取剪纸花样的人，川流于她家的厅堂，窗花、门帘花、喜字花、灯彩花，背褡花、帽子花、涎兜花、围裙花、同鞋花、手绢花，戏服的官帽花、前襟花、绣鞋花……祈福，祝寿，贺喜，安魂，辟邪，喜的、悲的、不喜不悲的，都可呼应……喜鹊登梅、福寿无双、鲤跳龙门、麒麟送宝、仙人采桂、蝶戏金瓜、并蒂同心……那是衣食匮乏时代可以寻到的朴素花边，是再沉重的生活也按压不住的女人渴美的一点念想，顶着山石也要绽出新芽来。也是贫瘠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隐喻，美妙的点缀。

在赣北瑞昌，这个群体一度庞大，百分之九十九是女人。“姐

儿乖，姐儿能，会剪刘海戏金蟾。蜂采菊，人采花，剪个蝴蝶戏金瓜。”巧手擅剪纸的姑娘，是乡间公认的聪明人儿，男人心仪的对象。约定俗成的观念，成就了瑞昌女人与一纸一剪的情感链接。

在执剪的那一刻，她们成为王者，但只拥有方寸薄纸的领地。薄纸之外更广阔的生活空间，她们是女儿、妻子、母亲，是日常生活的操持者、耕耘者、背负者。与男性相比，她们的声音是微渺的。与男性拥有的阔大人世相比，她们局促转圈在屋宅和厨灶间，唯有阔大的自然、如常的日月，耐心接纳她们，倾听她们内心隐秘的声响。她们与俯仰可见的花草树木、鸟兽鱼虫结为秘密的同盟，又在她们的领地，以她们的方式，将之一一铭记。她们中的佼佼者，又因为它们，从万千女人中站立出来，获得了崭新命名。

彩笔勾勒的翘尾喜鹊，累瓣盛放的梅花；尾羽舒展的喜鹊，树下吹箫的良人；尖而旋转的兰花瓣，沾草披花的兔子……很难想象它们出自一位从未上过学、从未学过画的八十四岁老人之手。朴拙，天真，又有机趣。大枝大叶，大花大果，招展的羽翼，翔飞的意念，那是属于一个从乡野走出来的女人内心的辽阔。

在县城见到刘诗英老人，雷丽娟称她为奶奶。老人背梳的一头银发一丝不乱，舒眉慈目，面容清朗。装订在一起的八层剪纸，摊放在她手上，两尾鲤鱼在荷叶间游弋。另一手执剪，须得手腕用力才能穿透纸层，剪刀的把控驱动靠七十多载岁月的细磨慢炼。

她，是瑞昌剪纸唯一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。迈入老境体力有限，可求作品的人多，她只能采用这种方式。但每一画，每一剪，都是

她亲为。

三岁那年，家有八兄妹的刘诗英被过继给了雷姓表嫂，表嫂无子，待她不薄。名义上，她是表嫂侄儿的童养媳。穷人家的孩子不可能娇宠，七岁刘诗英独自山下放牛，山上砍柴，所有的知心话都说给了山野。美的觉醒大概在十一岁那年，她忽然渴望像村里的姑娘、妇人一样脚踩一双花鞋，步步似有香气飘浮。她去村里最会剪花样的细姑家，细姑忙着手里的活儿，没拿正眼瞧她，面对她的请求，细姑许诺明天。明天复明天，刘诗英脚步迟疑，再不肯踏进细姑的家门。

她的目光在野地的草丛间摩挲，流连。久之，拾起一根木棍，在泥地上涂画。这尖草叶，这圆草叶，这纺锤形叶。这梅花瓣，这兰草花瓣，这栀子花瓣，这茶籽花瓣，这杜鹃花瓣。这喜鹊，这翠鸟，这牛，这羊，这兔。她不信自己画不出来。

大自然慷慨，早为人的眼睛准备了缤纷的美物，让人看都看不过来。没有剪刀和纸，她取一片桐子叶，一片芭蕉叶，用手指一点一点抠出图样……她央邻家哥哥为她打了一把铁剪刀，这把剪刀伴随了她大半生。在一张旧草纸上，她剪出了自己王国里的第一朵梅花，五瓣梅花静静地开放在草纸上，又静静地开放在她的鞋面上，那是她自造王国里最初的生命迹象，羞怯、娇弱，却有着自野地里蕴积的生命的力，自然蓬勃，裹挟着阳光、雨水、霜露、冰凌的气息。

她悄悄地搭建着属于自己的领地。等到有一天村人注意到这一片被忽视的园地里，竟然盛放着葳蕤的花草，洋溢着活泼泼的生趣，却原来这个细妹子有这么一双巧手，一颗灵慧的心。旁人的赞美像

一面镜子，让她看到了自身的存在，原本在童养媳的身份压迫下蜷缩的生命，得以舒展开来。

十四岁的她担任公社的妇女主任，她喜欢唱歌，亮开嗓子唱“东方红，太阳升……”“雄赳赳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……”。可是每逢到乡里开会，身边的女干部们在本子上记着，写着，唯有她，拿着笔写不出一个字来。

只有退回到剪纸的世界，她才像浸泡水中的茶叶，重新舒展开来。那是一柄剪刀、一张纸为她建构的避难所，她的花园，她的世界。

乐山乡的前身，是愁山乡。愁一字，写尽了日子的艰难。四野缺水，满山乱石只长荆棘灌木。村人见缝插针开出一小片田，还得看老天的脸色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的雷丽娟，记得小时候家中三年无收成，一年干旱旱死了庄稼，一年洪涝淹死了庄稼，再一年闹虫害，稻飞虱吃光了庄稼。红薯是小时最常见的吃食，一日三餐作伴果腹，以至于成年后她再不愿沾与之有关的食物。

改名乐山，是当地人的反抗，是祈祷，是心心念念的渴盼。这渴盼也寄放在了剪纸的筋络里。那些在纸上盛放、葳蕤的草木枝叶，康健活态的家畜野兽，何尝不是对贫瘠土地、艰难求生的反转与抗诉。

在乐山，红事、白事离不开剪纸。前者是清一色的红彤彤，浓浓烈烈地表达；后者由绿、黄、黑分担，曲曲折折地诉说，对生的留恋也好，对死后的规划也罢，都是向生背死，仿佛死是生的延续，或另一种生。那是植根中国乡土社会的生死观，生前太紧密的牵绊，

自然不能在生死的边界上慨然放手，微妙而丰沛的情感都交由剪纸来表述。

雷丽娟的王国，最初的生命迹象，也是一朵梅花。那与美谐音的花朵，仿佛是乡间美育的天然启蒙者。

她的第一朵梅花，自白纸中浮生而出。那是她唯一可以自由支配的纸。白梅不适合开在大门上，也不适合招摇在窗上，只好屈身于光线暗淡处的墙面，与灰底浑然一体，不具张扬的形态。没想到，这朵白梅得到了妈妈毫不吝啬的赞美。那一时段，雷丽娟内心的渴望正像春天雨后的新笋，见风即可生长。她将作业本的黄色封底撕下来，依着家中木床上的油漆花样，剪出各种图样。稚拙是难免的，却也有生动的青涩气息。她在白手绢上绣花，在衣领上绣花，花样是自己用纸剪出来的。蹒跚学步的针脚，仿佛糟蹋了衣物和手绢，免不了被妈妈责骂。责骂也不能制止，那一种拔节生长。

父亲香烟盒上的衬纸，炫目的金色，是她发现的珍宝。它们在剪刀下蜕变成金色的梅花、喜字、雀鸟，终于可以在门上招摇了。雷丽娟并不知道，最初的剪纸就是在金箔上寄身，还有皮革、丝帛，还有陶罐、青铜，不同材质托载着剪纸的表情达意、向美意趣，直到纸张的制造术在蔡伦手中成熟，剪纸才找到了更稳定、大众的载体。剪物造型先于纸存在，那是涌动在远古人们内心的激流岩浆，寻找着倾诉的出口。因其汹涌，借物赋形。

门上的金色剪纸，惊动了一双双路过的眼睛。有人登门来求花样了。结婚的人家，来请她剪同鞋花。小小的鞋面空间，堆叠了累累的福喻：并蒂花开，同偕到老，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，连中三元，

福寿双全。年节时，有人家来请她剪窗花、门帘花，花朵怒放，在风雪中，草木恣肆在萧索的冬景里。她的花样清新、灵动，不落俗套，深得乡人喜欢。却原来在观念保守的乡村，对美的趋附也是向新、向异的，那是推动民间艺术不断前行开掘的力量。

母亲让她向擅长“一刀剪”的姑奶奶王木莲学艺。剪纸技艺植根乡野，虽有约定俗成，却无法定样貌，这便留出了自主创生的广阔空间。渐渐地，她习惯了从自然中撷取样貌，习惯了刀随心走，在规范之中自由游弋，比如“S”造型也可以衍生出不同的花叶组合，同一命名下的“喜鹊登梅”也可以开枝发叶，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旁逸斜出，或出其不意的细部刻画。让踏险成为真正的险途，充满意外和意趣的险途。

这何尝不是对大自然的模仿，世间哪有一模一样的叶子，一模一样的花朵，微妙处的差异，差异中的丰富，正是形成自然纷繁驳杂面貌的规则所在。大规则之中，蕴含的是大自由。

一生未历大的波澜。师法自然的剪纸技纵从容望向田野的目光，对活态生命的关注，而一旦握剪在手，那一场踏险又需要全身心的投入，剪纸成全了刘诗英老人的自我身份确认，也塑造了她的一生。

“文革”“破四旧”的风潮小规模地席卷了乡间剪纸，一顶满绣二龙戏珠花样、为她珍爱的童帽，随同许多剪纸图样、绣品消失在火光中。相比于被铲削损毁的木雕、石雕，坍塌的乡村精神世界，纸上王国的重建似乎更容易一些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忽然又有人上门来求取剪纸花样了。她剪了一幅鸡叼着一尾鱼，鱼身灵动的姿

态仿佛在呼唤，搁置多年的技艺伴随熟悉的感觉被重新唤醒，握紧剪刀的手，仿佛久别的游子重回故乡。

随着孙子出生，她迁居县城常住，一年两次，被请进县文化馆剪出一批花样，菲薄的报酬不值一提，但她知道剪出的花样将存档作为资料，纳入“瑞昌剪纸”的民间记忆。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，这一纯手工的创作或可永久保存。

剪纸同样介入了雷丽娟的人生。她曾在浙江打工数年，婚后生子回到家乡，接到县文化部门的邀请，赴云南福保参加非遗文化艺术节。那是她在公众视野中第一次进行剪纸表演，谈不上创作，为确保现场发挥零失误，她依照一张孔雀图样提前练习了几天。临到开展那天，坐在展台后面的她埋头剪纸，握熟了剪刀的手禁不住发抖，一幅孔雀图剪得小心翼翼、战战兢兢。那是从未有过的体验。数年后，回忆起这一幕，她已能轻松笑谈当年的自己，年轻的自己。

技艺的纯熟，意味着创变的自由，也隐伏着固化的危险。只有自觉意识日益显明的民间艺人，才有眼力望到这潜伏的危险。手工的独一性，始终对抗着机器制作避免不了的固化局限，化每一程坦途为真正的踏险。

坐在我面前的雷丽娟，专注于剪刀与纸张的咬合，在每一分每一寸的剔除中，实现着建构，实现着创生。她告诉我，剪一幅对称的“喜鹊踏梅”，一刀剪。剪刀从底部的树根起步，向右曲折漫溯，婉转向上，整片的红纸渐渐零落散碎，落下片片碎屑。我的心悬提着，在剪刀起落的每一步未知中，既充满了担忧又充满了期待。而她，表情肃然坚定，仿佛确知：万物将自纸上浮现。





坐在我面前的雷丽娟专注  
注于剪刀与纸张的咬合，  
剔除中，实现着建构，

# 看这台上春色如许

## 第一折

天井明亮。我们站在“名分堂”和戏台之间，雨丝像透明的时间的粉尘，漫天而坠。脚下的地砖面目方正、青黑，因浸饱了水息而发亮。砖缝里的苔藓、细草，绿得青翠、灼目。两厢长廊的瓦檐上，亦缀满了翠色草束。古旧的气息，与新鲜的春色，在这团闭的空间里结为一体。身后的祠堂素朴端庄，只红黑两色。前方的戏台翘角双飞，木质肌理上满布锦绣。戏文里曲折的故事，昭君出塞、汉女和亲，被刻刀定格，敷以金彩，嵌在敦厚的木色中，与之结为一体。还有百余年来回旋、缭绕在这台上的咿呀戏音，想必也隐秘地洒落、嵌顿、粘附在了金柱、梁枋、牌匾、雀替、斗拱、吊篮，那满饰锦绣的沟回里、木与木吻合的缝隙处，与之结为了一体。时间是隐秘的黏合剂，不着痕迹地，将物与物、人与物、人与人密接一体，一如高妙的匠师对于榫与卯的运用。

“名分堂”牌匾上，还有四字牌匾，繁体字的“义结千秋”。四根立柱上悬挂着四条长匾，其上二十八字，对应着乐平市浒崦村程氏的二十八代子孙，从最初的玉字辈，已绵延至最末的长字辈。我们身边正讲述浒崦戏台历史的老支书，属接字辈，是这长链中间的一环。自程氏祖辈为避战乱从北方南迁，辗转来到这赣北平原，在乐安河和她的七条支流编织起的肥沃土地上安居下来，像一粒种

子落土生根，历数百年光阴，繁衍成拥有八百多户、三千多人的一株“巨木”。

行走在赣北的乐平地界，“巨木”林立，都是一“木”一姓氏，别无杂枝，不附藤蔓，纯粹得让人惊诧。也因之，每一姓氏抱团紧密如一体。在这紧密的链接之上，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所特有的宗族伦理教化模式得以稳定地构建、运行、延续。即便进入现代社会，城乡间流动的潮汐奔涌而来，工业与科技的人侵随处可见，可这里绝大多数村庄依然秉持一个姓氏，抱结一体，紧密而纯粹。

更让人惊诧的是，四百八十多座戏台，遍布乐平这座体量并不庞大的县级市。在乐平，但凡有一定规模的村子，定然少不了一座戏台。一个村庄，两座戏台，也不稀罕。四千余人的横路村，一度奢侈地拥有五座戏台。

戏台，仿佛乐平土地上一只只展翅欲飞的“大鸟”，也仿佛“巨木”上炯炯有神的一只只“眼睛”，瞻示着一座村庄贴近俚俗的情趣、蓬勃的生息、昂扬的神采。

## 第二折

一座座戏台，娱目悦耳润心，以浓缩的故事、晓白的戏文、婉转的声腔、喧腾的鼓点，联通伦理教化的千支百脉，曲折有致地抵达。

最初的乡间戏台，多与祠堂伴生，与主堂对望，仿佛戏音不只在人间缭绕，还可迢迢地穿越时空抵达仙界、神界，代表后世子孙向祖辈、福神表达内心的敬慕、虔信。

民间遍植宗祠的风潮，以明朝嘉靖年间朝廷颁布的一道圣旨为